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任賢

夫致千里者必資乎絶足構廣厦者必擇乎宏材是知端扆嚮明財成萬務致治之具非賢罔濟其親信也喻之心膂其委仗也譬之翰翮及有德冠羣萃才推俊傑智謀可以備贊佐操履可以著表式忠勇質直各負其

能或素聞名稱待以不次或因縁彙薦任其所長察言觀行罔有虛授小大之器咸適厥用繇是尊爵以榮之厚禄以寵之推心責成周旋是頼書曰任賢勿二不亦宜乎

黄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風后黄帝三公也力牧黄帝相也大鴻見封禪書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一云幽明之數合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時是也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一作沃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

火財物有土德之瑞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歴象其分節敬致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别序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

寅賔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賔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昬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

厥民析鳥獸孳尾冬寒無事竝入室處春事

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

平秩南訛敬致

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

厥民因鳥獸希革

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序平其政助成物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

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期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日一歲十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節氣成一歲之歷象允釐百

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歷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

帝舜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衆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德徧也元善也此十六

族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墜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

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

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契作司徒五教在寛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

成

禹任臯陶以政而卒復舉益任之政

周武王即位以太公望為師周公為輔召公畢公之徒

左右王師脩文王緒業

穆王即位時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戒太僕之政作冏命周道復寧

漢高祖初為漢王時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拜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絳灌等或讒平曰（絳絳侯周勃灌灌嬰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

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顧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遂猶竟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

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臝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乃不敢復言

張良封留侯初良多病未嘗持兵將嘗為畫策臣時從高祖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

田叔為趙王郎中趙相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併捕趙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叔與孟舒等十人自髠鉗為王家奴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王得出高祖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庭臣無能出其右者高祖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

文帝時張釋之為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帝稱善拜釋之為

謁者僕射帝幸虎圈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弊行問且行且問也具以質言質誠也至宫帝拜釋之為公車令

武帝舉賢良對策百餘人帝善嚴助對擢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竝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屢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

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帝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大臣數詘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終軍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帝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晩也言皆者各在何處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

元帝時蕭望之周堪本以師傅見尊重帝初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遝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帝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帝甚嚮納之

後漢光武初杜林以王莽敗避亂客河西建武六年帝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又公孫述既平以程烏李育有才幹擢用之於是

西土咸悦莫不歸心焉

虞延為陳留督郵建武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之時元正朝賀光武望而識延遣小黄門馳問之即日拜公車令

初光武東巡路過小黄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

第五倫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建武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悦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

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華嶠書曰帝復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是語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為扶夷長未到官拜㑹稽太守

明帝時東平王蒼上書薦西曹掾吳良帝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

朱暉南陽宛人也東平王蒼辟之正月朔旦蒼當入賀

故事少府給壁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
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壁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
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即往紿之曰我數聞壁而未
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奉之于蒼）主
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更以它壁朝帝聞壯之及當幸長
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士令
和帝時張酺任太尉策免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
賓客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推重

之永元十五年復拜為光禄勲

桓帝時周景為將作大匠及梁兾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

魏太祖為丞相時以崔琰為東曹掾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又教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

置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又表辛毗為議郎久之
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辨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
祖貪財好色而良平規其過失今佐治文烈佐治毗字也文烈休字
憂不輕矣軍還為丞相長史曹仁為別部司馬數有
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嘉其勇畧不使之郡以為議郎督
騎
晉武帝時并州刺史王廣言劉宣於帝帝召見嘉其占
對因曰吾未見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

圭如璋覲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蒞官清恪所部懐之

杜預為輕車將軍以罪免時朝廷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武帝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

元帝時諸葛恢為鎮東參軍與卞壼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為將軍而恢兄弟及顔含並居顯要

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

明帝時阮孚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為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

後魏道武登國十年破慕容寶衆於俘虜之中推其才識者賈彝賈閏晁崇等與參謀議憲章故實賈彝少有盛名為慕容垂昌黎太守及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于參合陂執彝及從兄代郡太守閏等道武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崔玄伯初為慕容垂尚書左丞道武之征慕容寶次

於恒山玄伯棄郡東走海濱道武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引見與語悅之以為黄門侍郎與張衮對總機要

張蒲初事慕容寶為陽平河閒二郡太守尚書左丞道武定中山寶之官司敘用者多降品秩既素聞蒲名仍拜為尚書左丞

明元初即位詔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訟簡賢任能彝倫攸敘

太武時賓瑾為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帝歎曰古者右賢左戚國之良輔毗陵公之謂矣

孝文時王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帝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因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文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帝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因言蕭氏危滅之兆可乘之機勸帝大舉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寵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

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玄德孔明也

孝明時辛穆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正光四年以老啓求致仕詔引見謂穆志力尚可除平原相穆善撫導民吏懷之

孝莊時辛雄為尚書左丞詔雄為關西賞勲大使未行之間會爾朱榮入雒及河陰之難潛竄不出帝欲以雄為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帝曰寧失亡而

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將軍出帝時崔猷以性鯁直有軍國籌略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間行入關及謁魏帝哀動左右帝為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即以本官知門下事後周太祖時柳敏初為河東郡丞及帝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甚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軍掌記室每有四方賓客嘗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令監總又與蘇綽等脩撰新制為朝廷

政典遷禮部郎中

唐瑾父永博涉經史容貌甚偉太祖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君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畧瑾雍容富文雅可竝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軍書羽檄瑾多掌之從破沙苑戰河橋竝有功封姑臧縣子

隋高祖受禪以蘇威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馳遠以卿有兼人之才無辭多

務也威乃止

許善心初仕陳為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隋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帝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帝遣使告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勑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帝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勑以本

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阜馬二十匹

煬帝初為晉王縈毗先為華州長史時晉王於路次率置馬坊毗遏絶其事帝即位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

唐太宗貞觀六年閏八月乙卯宴近臣於丹霄殿樓帝甚懽謂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往事息隱諸臣見之若讎不謂今者又同此用之何慙往烈然徵不許我為非我所

以重之徵再拜曰陛下惟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帝大恱夜分乃散各賜錢帛有差

憲宗時武元衡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帝為太子時知其進退守正及用為宰相甚禮信之

呂元膺為給事中元和四年十月以為同州刺史入謝憲宗問以時政得失元膺奏詞論甚激切帝嘉其剛正翌日謂宰臣曰前日朕問時政得失元膺有讜言直氣

今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為給事中以備顧問帝悦而從之
李絳為翰林學士既盡心規益憲宗每有詢訪多協事機猶以中人之故命守戸部侍郎吐突承璀恩寵莫二用絳為宰相前一日出承璀為淮南監軍翌日以絳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辟善逢君意絳梗直

多所規諫故與吉甫大不同時又傳言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惡之帝察絳忠直守正自立故凡絳論奏多所允從

晉高祖時顏衎為河陽節度副使知州軍以父病棄官而去帝以衎在外急於用徵為文昌正郎樞密學士遣連帥促之衎至闕且辭曰臣本書生不通軍旅恐不稱其職未知何人悮達陛下必望放臣從其私養之願足矣高祖曰朕自知卿非他人薦也

周世宗時王朴為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初帝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嘗憤廣明之後中土日蹙值累朝多事尚未克復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皆嘗計事者多不諭其旨唯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上意繇是急於登用尋拜左散騎常侍端明殿學士知府如故

冊府元龜卷七十五

册府元龜卷七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禮大臣　　褒賢

禮大臣

傳曰禮大臣則不眩葢夫勲德之重位望尊顯既注意而屬任又改容而禮貌斯哲王之懿範也至有虛懐宴見前席咨訪或尊以官呼或異其禮數亦有告歸謝病

加渥縟之賜引年上綬進優崇之秩寵靈煥赫度越彝等皆所以眷待舊老褒顯純懿厚股肱之禮增堂陛之峻者也非夫茂功懿行儁臣碩望其何以當之哉

商太戊時伊陟為相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

漢武帝時田千秋為相年老帝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元帝即位以丞相于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

後漢光武時竇融為特進乞骸骨輒賜錢帛大官致珍

奇及弟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侍中謁者即其臥
内強進酒食
明帝即位以鄧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
尊寵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
鄧隲為車騎大將軍上蔡侯母服闋詔諭隲還輔朝政
更授前封隲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在
三公下特進侯上在特進及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
卿叅謀

魏明帝時鍾繇為太傅有膝疾拜起不便時太尉華歆亦以年高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晉武帝時王祥為太保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病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

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若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疋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為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

泰始九年太傅鄭冲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

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兹天工廸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俊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於正道庶事未康杷仰者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老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於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感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

宜頤精養神保御太和以究遐福賜几杖不朝古之哲
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
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簟
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為散騎常侍使
常優游定省禄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元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中書監録尚書事王導升御
牀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
繇仰照帝乃止成帝時冬烝詔歸胙於王導曰無下拜

導辭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

後魏文成時高允為中書令燕太常卿帝重允嘗不名之呼為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章十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勑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又扶引就

內改定皇誥至孝文時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又詔
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典部絲竹十人五日
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
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
晡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
故遷尚書散騎常侍延入備几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
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事
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

覆傷肴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司
駕將處重坐允啟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黄門蘇
興壽扶持允會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
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
獻文帝時刁雍為特進征南大將軍皇興中雍與隴西
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老特見優禮賜雍几
杖劒履上殿日致珍羞焉
隋文帝時李穆為太師上表乞骸骨詔曰公年既耆舊

筋力難煩令勤所司敬躅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别遣使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當有移都事帝以初受命甚難之移乃上表極言宜移都之便帝素嫌臺城制度窄小又宫中多鬼祇蘇威嘗勸遷帝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感之至是省穆表帝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執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曰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賓熾為太傅帝加殊禮賛拜不名

唐高祖時裴寂為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紀仍詔尚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卧内言無不從呼為裴監而不名當朝親禮莫與為比

代宗時郭子儀為尚父汾陽郡王帝不名之呼為大臣

德宗貞元九年十月司徒兼侍中馬燧對延英殿初燧以足疾許不朝謁是日燧以冬首朝請帝因對命無拜而坐謂之曰晨故太尉晟嘗與公俱來今獨覩公不覺

悲動歔欷久之既而燧請退足病甚仆於地不與帝親起之送至於階命中官扶掖燧頓首泣謝乃出十一年八月遣宰相於燧第問疾

李晟為司徒中書令帝常呼為大臣

憲宗元和初司徒杜佑每奏對帝禮之不名嘗呼為司徒

裴垍元和三年作相時吐突承璀自春宮侍帝恩顧莫二承璀承間時欲有所關說帝憚垍誠勿復言帝在禁

中嘗以官呼珀而不名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庚辰詔於西上閤門内西廊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閤中赴延英路示優禮也

長慶二年四月裴度為河東節度使入覲見於閤内謝恩畢趨至龍墀伏奏河北討賊無功之狀及蒙除東都留守又奉詔許至京師循敘恩德因嗚咽涕泗伏而未起通事舍人邠舉常令假宣止度未及言帝為動容遽曰卿所謝知且往延英待卿矣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

雖為勲舊慮不能有以感動及度伏奏辭氣朗直至言及河北事無隱避慷慨激切聞於庭中在位無不聳視雖武將貴介亦有揮涕歔欷者是時赴朝儀式閤中羣官未退宰相不奏事或遇稱賀之禮則謁者承旨假辭宣答及是帝以元臣敷奏特異常禮百辟在列咸聞聖言近歲未之有也

文宗開成二年五月詔裴度有大勲時將告老帝念以舊老元臣降使以示恩禮

後唐莊宗初入汴時張全義自雒赴覲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升殿宴賜盡歡詔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

周太祖廣順三年三月太子太師致仕白文珂辭還雒陽賜襲衣金帶鞍馬錦綵銀器肩輿示優禮也

世宗顯德四年四月壬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李穀扶疾見於便殿宣令不拜命坐於御座側穀始以車駕南征大捷爲賀次以抱疾既久請辭禄位帝怡然以勉

之且曰譬如家有四子一子有疾棄而不養非父之道也朕君臨萬方卿處輔相之位君臣之間分義斯在奈何以禄俸為言哉穀愧謝而退

六年二月乙酉又對穀於便殿既罷命赴中書會食

褒賢

夫舜歌股肱衆業用廣禹稱善人不肖斯遠是故哲乂之士清公之臣詩雅喻乎邦基春秋謂之國紀褒尚之數於斯為最其大也著弼諧之業奉財成之化樹盛美

之德為人倫之表是用尊以寵名分厥賓䄇申誕告於有截榮追命於既往其次修明吏治敷陳要道正辭現意篤義首公敦廉讓之風不求茍得聳高尚之致終然允臧乃至延登勞問言行相顧繇是禮貌尤異簡在不忘增重名級優加賜予或形詔奬或播工歌嘉歎殊常倚用繇已蓋優寵於賢俊俾羣倫之景慕者也

周成王既踐天子位周公在豐病將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

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命魯得郊魯君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祭文王諸侯不得祖天子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漢宣帝時朱邑字仲卿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龔遂為渤海太守數年宣帝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帝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帝以遂

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尹翁歸宣帝時為右扶風視事數年卒家無餘財帝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右猶上也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鄉讀曰嚮治民異等早夭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後漢光武時張堪為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

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為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疋

明帝時張奮嗣父爵武始侯歸國少好學節儉行義永平十年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帝異其才以

為侍祠侯

章帝即位張酺自太子侍講出為東郡太守帝每見諸王師傅常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風矣

朱暉為臨淮太守坐法免歸帝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終遷泰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

無謇謇之志郤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毛義以孝行稱舉賢良不至建初中帝下詔褒寵賜穀千斛嘗以八月遣吏問起居別賜羊酒

和帝時陳寵為廣漢太守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

安帝時薛包好學篤行以孝聞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家禮如毛義

魏太祖時荀彧為尚書令所舉皆命世大才荀攸後為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帝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歿世不忘

蒯越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荊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越字異度

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時孔融被誅習獨往哭之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帝陳謝前愆帝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黄初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欒布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

楊阜初參冀州軍事時馬超叛率諸戎以攻冀城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意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既與馬超戰身被創宗族昆弟

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絀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帝即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

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太祖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誠不

難矣帝平柳城頒所獲罷物特以素屏風素凴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明帝時和洽為太常卿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帝聞之加賜穀帛

齊王時徐邈為司空卒胡質為征東將軍卒田豫為衛尉卒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邈征東將軍質衛尉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

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産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
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銀三十萬布告天下
晉文帝時魏舒為相國參軍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
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武帝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
素不營産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殁行顯足用
厲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王祥為太保既薨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疋

其子馥上雒太守

范粲為太宰中郎稱疾不出武帝踐阼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為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至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禄養病歲以為常加賜帛百疋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

魯芝為鎮東將軍進爵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為作屋五十間泰始元年卒帝為舉哀賵贈

有加謚曰貞賜塋田百畝

王覽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禄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為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賜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禄大夫門施行馬

盧欽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卒贈衛將軍詔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殁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

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竝素清貧身殁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開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

元帝時熊遠累遷太子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

安帝時吳隱之有清節歷太常尚書中領軍義熈八年請老致仕優詔許之授光禄大夫加金章賜錢十萬米

三百斛卒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節及於身歿嘗蒙優賜顯贈廉士以為榮

後魏太武時崔浩為著作郎帝李年威嚴頗峻宫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輙命賜以御粥為左光禄大夫時平凉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北凉沮渠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决焉若合符契無所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

還獻俘因説南賊之言云宋人勑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任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與長孫道生同為相帝命歌工歴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

李孝伯恭宗曾啓太武廣徵俊秀帝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貴

如此

公孫軌為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

邢穎為中書侍郎以病還鄉里久之太武訪穎於羣臣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宫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穎臥病在家帝遣太醫馳就療

文成時高允為中書侍郎領著作郎以忠諫拜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為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

程駿為著作郎獻文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

十有一帝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吕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效

孝文時李彪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帝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孫思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思蔚仍太廟令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涓澮朕嘗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

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

後周太祖時長孫紹遠為殿中尚書録尚書事帝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

閔帝時裴俠為工部中大夫嘗遇疾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竝來候俠疾所居茅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為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牛糧粟莫不備足縉紳咸以為榮

明帝時長孫儉為夏州總管卒以所賜之宅還官詔從之未幾詔曰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眷言嘉尚弗忘於懐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即便給外令還其妻子

武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庚季才志誠謹慤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自太祖時季才為儀同三司會宇文護執政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

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因有是賜

韋瓊高尚不仕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帝遣使弔祭賻

賵有加其喪制葬禮諸子等竝遵其遺戒

隋高祖時頗之儀初仕周宣帝末為大將軍御正中大夫時

鄭譯等矯詔令高祖輔政之儀執節不阿厲色謂譯等曰

之儀有死而已不敢誣罔先帝譯等知不可屈代署焉

帝受禪出為集州刺史開皇十年正月之儀例入朝帝

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座謂之曰見危受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

高熲為尚書左僕射任寄益隆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高祖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熲復位

煬帝時吐萬緒為光禄卿以證明賀若弼之無罪免官歲餘守東平太守未幾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陳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禄

大夫守如故

唐高祖時詔長安令王續率騎四千赴太宗軍以擊劉黑闥帝謂之曰卿憂公忘私清直自守老母妻子不免饑寒為使不當爾邪乃以穀帛衣馬勞而遣之

太宗貞觀十一年正月散騎常侍姚思廉卒詔陪葬於昭陵褒有德也

六月帝謂長孫無忌曰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慴服

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絶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凡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之所用豈不得人徵謝曰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臣以庸短承受不暇豈得有益陛下欲誘進臣下故有是言也

十二年三月皇孫誕育宴五品以上於東宮酒酣帝極懽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天下周旋艱險房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

民犯顏正諫弼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十三年二月特進魏徵抗表乞骸骨帝曰以卿正直挺居左右數進忠讜用益國家朕為四海之主山藪幽隱猶須徵召況王臣蹇蹇朕所恐耶卿前覽止足求去職事未至疲老幸不苦辭

高宗龍朔元年九月癸卯幸司空李勣第歎其服用儉素恩賜極厚

中宗神龍初詔前長水令王友貞拜太子中舍人仍令所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下制曰敦夷齊之行可以激貪尚顔閔之道用能勸俗新除太子中舍人王友貞德義泉藪人倫茂異孝愛始於事親忠信表於行已富在文史廉於貨財久歷官政累聞課績有古人之風保君子之德遂乃抗志塵外栖情物表深歸解脫之門誓守薰修之誠須加徵命作䕶儲闈固在辭榮累陳情懇堅持淨義不登於車服味玆禪悅靡求於珍饌朕方

崇奬廉退懲静澆浮雖思廊廟之賢豈違山林之願宜
加優秩仍遂雅懐可給全禄以畢其身任在家修道仍
令所在州縣存問四時送禄至其住所
德宗貞元中趙宗儒罷相授右庶子退居守道奉朝請
而已帝聞而嘉之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閉關
六年故有此拜曩者與先臣并命尚念之邪因俯伏流
涕
憲宗元和七年秋七月己未帝於延英顧謂宰臣李吉

甫曰朕近日畋遊悉廢唯務讀書昨因覽代宗實録見
先朝紀綱不立朝廷多事亦有所鑒誡向後見卿先人
事迹深可嘉歎吉甫降階奏曰臣先父伏事代宗盡心
盡節迫於流連不待聖期臣之血誠常所追恨陛下耽
悅文史聽覽日新見臣先父忠於前朝著在實録今日
特賜褒揚先父雖在九泉如覩白日因俯伏流涕帝亦
慰諭久之
穆宗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勑贈太保鄭餘慶家素清貧

不辦喪事宜令户部特給一月俸糧以充賻贈用示哀榮數日又賜絹一百疋布一百端

文帝開成二年諫議大夫蕭俶為楚州刺史俶故相俛之弟將赴任延英候辭帝曰蕭俛是先朝賢相若筋力未衰即須一來京國朕令賜手詔及匹帛卿便將往其詔曰卿道冠時髦業高儒行著作楫濟川之效弘致君許國之規留芳巖廊逸老林壑累降褒詔亟加崇秩而志不可奪情見乎詞鴻飛入冥吟想增歎今賜絹三百

疋以備山谷所乏便遣蕭俶過彼宜付想宜知悉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三月謂侍臣曰宰臣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懐眞士大夫也

册府元龜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十七至七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沈安邦

冊府元龜卷七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委任

王者臨制海内壹齊天下内外之任衆職竝建授受之際必得其人然後委而用之斯古今不易之道也是以任賢勿貳載厥禹謨垂拱仰成著於周誥爰自兩漢迄於近世曷嘗不登用髦俊疇咨毗賴或機務聚委訪以

大計或與駕順動付以居留抱蕪才者因之省官辭衰耏者俾之彊起裁處闗決既許以便盐登擢署置悉係其論擬故有心比金石材稱楨幹居以稱股肱之寄出以增方面之重自非稟克忠之操契同德之美者其孰能與於此乎

周康王命畢公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

（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

率下罔不祗師言（仰師法）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

子為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

宣王以申伯甫侯賢知入為周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屛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故崧高之詩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漢高祖初為漢王引兵東定三秦留蕭何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二年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行事上來以聞上來還乃以所為聞也

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與關中卒輙補缺漢王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剸與專同音章阮切

景帝時郅都為中尉免歸家帝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就家拜便道之官不令至闕陳謝也得以便宜從事也

武帝時吾丘壽王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

霍光為奉車都尉武帝屬光以輔少主光讓侍中金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

宣帝本始元年大將軍霍光稽首歸政帝謙讓委任焉

蕭望之為謁者帝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望之以其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他執事試之）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

張安世為衛將軍元康四年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言意所不及者即以

問君也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感恨也音胡闇切薄朕忘故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彊起視事

龔遂坐昌邑王事髡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左右謂側近相次者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

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瀕澤也音頻又音賓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積水曰潢潢音黃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也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帝聞遂對甚說說讀作悅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

杜延年初仕昭帝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吏民上事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奸妄者則致之於罪法嘗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言皆明習也久典朝政宣帝立信任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貲數千萬

武帝時翟方進為丞相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

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帝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愧上疏謝罪乞骸骨帝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與許也）君何疑焉其專心一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方進乃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

後漢光武時李通為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

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宫室起學宫

寇恂為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帝謂恂曰河内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王常初為左曹封山桑侯帝嘗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

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中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

景丹為驃騎大將軍建武三年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丹從上至懷病瘧見上在前瘧發寒慄帝笑曰聞壯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耶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雒陽病遂加）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

耿弇為建威大將軍時漁陽太守彭寵反詔弇攻之弇

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

陳俊為瑯琊太守行大將軍事將兵擊董憲於贛榆縣名進破朐賊孫陽平之後張步畔還琅琊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勲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俊得撫貧弱表有

義撿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

竇融為凉州牧建武八年光武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支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車會高平第一高平今原州縣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光武待以殊禮及帝悉遣西還所鎮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

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後入朝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竝典禁兵又後為大司空數辭讓爵位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郭伋為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

山道險阨自關當一士耳深宜慎之後為凉州牧時朝廷多舉伋可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警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與大司馬吴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棹卒持棹行船也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吴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

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繇征南公為重而已

明帝初馮魴為執金吾帝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宫勑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宫吏士保給𣲖席子孫得到魴所

竇固為奉車都尉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東將兵者竝有符傳擬合之固取信今去符皆受固之節度

遂破白山降車師

和帝時張酺代尹睦為太尉數上書以疾乞身薦魏郡

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黄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黄門勑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托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司徒劉芳司空張奮也公其傴僂勿露所勑酺惶恐詣闕謝復視事

安帝時張禹為太傅録尚書事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雨水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

書乞骸骨更拜太尉

魏太祖時溫恢為丞相主簿出為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為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為治中邪時濟見為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

趙儼初為太祖主簿時太祖征荆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

軍復為丞相主簿

夏侯惇為河南尹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及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

徐宣初為太祖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後為左僕射加侍中光禄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

還王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

文帝踐祚以蔣濟為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也

明帝初華歆為太尉嘗薦管寧後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

棄禄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已以聽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龔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

辛毗為衛尉時蜀將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為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凖毗節度莫敢犯違宣王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每屈於毗

滿寵為征東將軍與揚州刺史王凌共事不平凌友黨毀寵疲老悖謬故帝詔之既至體氣康強見而遣還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強食馬援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

王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時淮南初定是歲基母卒詔秘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雒陽追贈豹北海太守

晉武帝時賈充為散騎常侍時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

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
兆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
秀王沈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
羊祜鎮南夏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
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
李胤為太子少傅以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
司隷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傳儲宮不宜兼監司之
官帝以二職竝須忠賢故每不許

索綝既立秦王為皇太子秦王即愍帝也及即尊位以綝為前將軍又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元帝為瑯琊王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業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等為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

明帝初即位郗鑒為尚書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為外援繇是拜安西將軍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

溫嶠為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

紀瞻為領軍將軍兼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疋

桓彝為散騎常侍時帝將伐王敦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太真嶠字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
內外之任竝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
補彝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為百姓所懐
康帝初即位諒陰不言委政於庾氷何充
孝武時王珣為侍中帝深仗之
琅琊王道子為司徒太元中詔録尚書六條事
庾懌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總統
六州以懌寛厚容衆故授以是任為東西勢援

徐邈為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經太子雖在東宫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脩飾文詔拾遺補闕勤勞左右帝嘉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

泉企為東雍州刺史齊神武專政有西顧之心帝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雒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齊師不敢進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正月車駕幸鄴將北還發卒萬人

治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帝慮還山東有變乃置行臺於中山詔左丞相守尚書令衛王儀鎮中山撫軍大將軍略陽公元遵鎮渤海之合口

崔玄伯為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玄伯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座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為道武所任勢傾朝廷

崔逞初為慕容寶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驎立逞挈其

家亡歸道武張袞先稱美逞及見禮遇甚重拜為尚書
任以政事録三十六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
奚牧重厚有知謀道武寵遇之稱之曰仲兄初劉顯謀
害道武梁眷知其謀潛使牧與穆崇至七介山以告帝
帝以牧告顯之功拜為治民長敷奏政事參與計謀
庾岳父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夫昭成時氏冦內
侮多事之閒牧歛畜產富擬國君劉顯謀逆道武外幸
和辰奉獻明太后歸道武又德其資用以和辰為內侍

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道武繇是恨之岳獨恭慎脩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善之與王健等俱為外朝大夫參與軍國

宋隱為尚書吏部郎道武平中山還北詔隱以本官輔衛王儀鎮中山尋轉行臺右丞領選如故

和跋代人世領部落為國附臣跋以才辨知名道武擢為外朝大夫叅軍國大謀雅有智筭頻使稱旨拜龍驤將軍

明元初即位以相州刺史封南平公長孫嵩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寵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

叔孫俊建之子也年十五内侍明元左右以為爪牙及帝即位命俊與元磨渾等拾遺左右明元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繇俊銓校然後奏聞

古弼典西部與劉潔等分綰機要敷奏百揆

燕鳳為黄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禮重明元世與崔玄

伯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

太武即位命尉眷與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綰奏機要賜爵山桑侯眷明元時為司衛幽州詔眷輔太武居守

劉潔典東部明元寢疾太武監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宫對綜機要敷奏百揆太武即位以告反者又獻直言所在合旨甚奇其有柱石之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大政朝臣咸推其能

崔浩為左光禄大夫太武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

朕祖考忠著三世朕以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懐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之可不深思卿言也又勅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諮浩然後施行

長孫嵩為太尉柱國大將軍太武每車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

穆壽封宜都王征東大將軍及太武輿駕征凉州命壽輔恭宗總録機要内外聽焉

崔徽字玄猷初為秘書監時樂安王範鎮長安太武以範年少而三秦民夷恃險多變乃選忠清舊德之士與範俱鎮以徽為散騎常侍督雍涇梁秦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傅

張黎善書計初道武知待之明元嘉其忠亮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太武以其功舊任以輔弼大司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

屈恒歷官公正內外稱其平當太武信任之委以大政

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

文成時張白澤有孝行長而好學愽通敏於當世除中散遷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參與機密

李敷字景文為中散與李訢盧遐及度世等竝以聰敏内參機密出入詔命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秘書下大夫典掌要切

獻文時陸馛音跋為建安王蠕蠕犯塞車駕親討詔馛為選部尚書録留臺事增兵運粮一委處分

李訢為太倉尚書寵於獻文參决軍國大議兼典選舉
孝文時沔北既平廣陽王嘉為荆州刺史以李佐為嘉
鎮南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别鎮新野及大軍凱旋帝執
佐手曰沔北雒陽南門卿既為朕平之亦當為朕善守
李冲為左僕射時孝文南伐以冲留守雒陽帝得留臺
啓知冲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釐朝務
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
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愴慨其相痛

惜如此

韋珍為建威將軍試守魯陽郡孝文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壘將軍正太守珍從至濟水孝文曰朕頃戎車再駕卿嘗翼務中軍今日之舉亦欲與卿同行但三鵶險要非卿無以守也因勑珍辭還

劉長猷自孝文車駕南伐既尅宛城拜為南陽太守及鑾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尅荊州留滿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安初附乃以干城相托特

賜縑二百匹

劉芳為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孝文南征宛鄧時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明帝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民頗懷去就孝文憂之以芳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徙兼侍中

皮喜為南部尚書宋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命喜討之喜斬文度孝文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門智勇出於將相之族往年氐羌方命侵竊邊戍都將

皮喜染醜奴等或資父舊勳或身建殊效威名著於庸
漢公義列於天府故授以節鉞委閫外之任竝罄力盡
銳克荷所司霜戈始動蟻賊奔潰仇池旋復民夷晏安
及討葭蘆又梟兇醜元惡具殲闚覦永息朕甚嘉之所
陳計畧商校利害料其應否寧邊益國專之可也今軍
威既振羣愚懾伏革獘崇新有易因之勢寬猛之宜任
其量處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家
累部送赴臺仇池南秦之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

阻之要尤宜守防令姦覘之徒絶其僥倖勤勉戎務綏靜新俗懐民安土稱朕意焉

王肅初自齊歸為輔國將軍長史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俱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投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

游明根為散騎常侍帝南討詔假明根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兖州民叛詔明

根慰諭勅南征沔西仇城連口三道諸軍禀明根節度
郭祚遷散騎常侍仍領黄門是時孝文鋭意典禮兼親
九流又遷都草剏征討不息内外規畧號為多事祚與
黄門宋弁參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禀註疏
特成勤劇孝文賞之
宋弁為黄門侍郎時孝文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
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
令卿綰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首辭謝勤勞王事夙夜

在公恩遇之甚北流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冲又云升為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黄門升屢自陳讓孝文曰吾為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為治且常侍者黄門之麤冗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弃大委其被知遇如此

于烈為衛尉卿時初遷都雒陽勑留臺庶政一相參委孝文幸代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當祗奉靈駕時遷雒邑朕以此事相託顧非不重也烈與高陽王雍奉遷神主於雒陽帝嘉其勲誠遷光禄卿尋為領軍將軍從孝文征荆沔帝謂彭城王勰曰烈先朝舊德智勇

兼有軍之大計宜共參決及車駕還雒論功加散騎常侍南齊遣其太尉陳顯達寇馬圈帝輿疾赴之執烈手曰都邑空虛維捍宜重可鎮衛二宫以輯遠近之望宣武即位以烈為恒州刺史烈不願藩牧頻表乞停輙優詔答弗許帝以咸陽王禧等專權潛謀廢之會二年正月初祭三公並致齊於廟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忠允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奉詔而出質明烈至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

之卿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歴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閤已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於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軍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戸并前五百戸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

崔休為尚書左丞孝文南伐以北海王詳分守休輔之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

史兼給事黄門侍郎
邢巒為度支尚書時豫州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
城入梁詔巒討之宣武謂巒曰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
忠孝不俱才宜救世不能辭也先是梁武帝梁秦二州行
臺夏侯道遷以漢中内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
諸軍事假鎮西將軍進退黴攝得以便宜從事又詔曰
巒至彼須有板官以懷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義陽都
督之格也謂征義陽將所立格也

于忠為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宣武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勤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

源懐為車騎大將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二十萬騎六道並進欲直趣沃野懐朔南寇恒代宣武詔懐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畧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

王仲興為武衛將軍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惟

有駭震宣帝於乾脯山遣仲興馳入金墉城安慰後與領軍于勁拜征虜將軍號參機要

孝明時李崇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在州十年號曰臥虎敵人憚之梁武帝惡其久在河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帝雅相委重梁武帝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户郡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帝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三五親待無與為比梁武每嘆服孝明之能任崇也

楊椿為雍州刺史時蕭寶寅之敗關西陷没孝明詔以椿為尚書左僕射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其統内五品已下郡縣須有補用者任即擬授

羊深為尚書左丞蕭寶寅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作逆孝明勑深兼給事中黄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

孝莊時樊子鵠為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為都督時爾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

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

孝武與齊神武構隙以直閣將軍賓爍有威重堪處牙爪之任拜閣内大都督後為太傅爍既朝之元老名望素隆至於軍國大謀常與參議

王思政為散騎侍郎初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為賓容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遷安東將軍

楊寛為黄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寛為閣内大都督專總禁旅

後周文帝時宇文貴初從魏孝武帝西遷為右衛貴善騎射有將帥才文帝又以宗室甚親委之

李弼為柱國大將軍文帝西討留居守後事皆諮稟焉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與于謹及弼等參議

蘇綽累遷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已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文帝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帝或出遊嘗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

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

長孫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肅文帝平侯莫陳悅以儉為西夏州刺史時荆襄初附太祖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既平江陵帝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繇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懐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公遷大將軍

移鎮荆州管五十二州

柳檜性剛簡任氣善騎射果於斷决魏大統四年從太祖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河湟郡守加平東將軍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埸自檜鎮鄯州屢戰破之十四年拜撫軍將軍太祖謂檜曰卿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

叱羅協初從竇泰戍潼關協為監軍泰死協亦見獲文

帝以在關中歲久授大丞相府東閣祭酒武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輔録事參軍遷主簿加通直散騎常侍攝大行臺郎中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仕京鎮詳練故事又深自克厲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其家屬在東疑其有戀本之望及河橋戰不利協隨軍而還帝知協不二封冠軍縣男邑二百户

陳忻為顯州刺史文帝以忻威著敵境仍留静邊弗令之任

陸騰拜龍州刺史文帝謂騰曰今欲通江油路直出南秦卿宜善思經略騰曰必望臨機制變未敢預陳太祖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卿其勉之即解所服金帶賜之武成初詔徵入朝明帝面勅之曰益州險遠非親勿居故令齊公作鎮卿之武畧已著遐邇兵馬鎮防皆當委卿統攝於是徙隆州刺史隨憲入蜀及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保定元年遷隆州總管領刺史

尉遲迥為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略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文帝以此深委仗焉

崔彦穆清河武城人西魏末為散騎常侍司農卿時軍

國草刱衆務殷繁文帝乃引彦穆入幕府兼掌文翰
武帝時于翼為豫州總管給兵五千人馬千匹以之鎮
幷配開府及儀同等二十人仍勑河陽襄州安州荆州
四州總管内有武幹者任翼徵牒不限多少儀同以下
官爵承制先授後聞帝又以翼有人倫之監皇太子及
諸王等相傳以下竝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
論僉謂得人
柳敏為大都督及尉遲迥伐蜀以敏為行軍司馬軍中

籌略竝以委之益州平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宇文孝伯為開府儀同三司右宮伯武帝東討拜内史

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

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邑三千户并賜金帛及

女奴等六年復為宗師每車駕巡幸常令居守

王軌為左侍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内史下大夫加授儀

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

武帝密欲圖之以軌沈毅有識度堪屬以天下大事遂

問以可否軌贊成之建德初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封上黃縣公邑一千戶軍國之政皆參預焉宣帝之征吐谷渾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

尉遲運為右宮正時武帝幸雲陽宮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皇太子居守

韋壽為少御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

柳昂為大內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

寮皆出其下

楊瓚為納言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

冊府元龜卷七十七